

灰猫已经不记得妈妈的样子了。在野外生下来不久,农场的主人便把他抱走了。

主人把他放在有很多猫和很多老鼠的农场里,他的成长期是在猫群的统治之下度过的。自打记事起,农场里的一切便都听从一只白猫的。

灰猫抗议过。他捉到的老鼠,白猫都当成自己的猎物上报了。白猫还没收了主人下发的口粮,昂着脖子跟灰猫说,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,不要耍你好看。

主人也并不看好这只灰溜溜、倒霉催的小瘦猫,暗地里还常常拿他出气。最严重一次,老鼠在灰猫眼皮子底下作案,而灰猫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一片圆润、丰腴的冬青叶子上。灰猫把叶子舔得绿油油、水淋淋,主人看到了,踩着他的尾巴用烟头烫他。他的尾巴就这么折了。

小半年后的一天,下着大雨,趁猫们在家补觉,灰猫偷偷溜了出去。沦为流浪猫的灰猫躲在一个桥墩下面,叼着发霉的半个苹果避雨。正好几只长尾狐狸匆忙跑到桥墩下,围成了一个圈。

每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麻雀。雨水让桥墩变成了雨帘,灰猫原本要绕走的,一只麻雀忽然喊了一嗓子,“妈妈”。灰猫看那只小麻雀。水气清新,淡淡的血腥味萦绕鼻尖。灰猫隐约记起了和妈妈分别那天,人类成群结队穿越丛林,踏破了比黑暗更黑暗的黑暗,枪声惊起了草地上雨点般的麻雀,它们突然齐刷刷射到了空荡荡的、被丛林遮住的蓝天。妈妈惊慌失措,踩着晨露跑远了,灰猫留给了人类。

狐狸老大说,小猫快滚,要管闲事是不是?小麻雀前胸后背都已血淋淋,叫声也越来越小。

狐狸老大说,我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,不要耍你好看。

灰猫忽然把爪子挥到狐狸老大眼前,狐狸一躲,小麻雀就从嘴里挣扎出来。灰猫自己也没想到要这么做,短暂的野外生存还不足以帮他恢复全部血性。小麻雀脱离了狐狸,试着往桥头跳,消失在雨中。雨刚停,数十只尖牙和爪子齐落到灰猫身上。一道黄线映射着彩虹落了下来,灰猫身上变得粘稠、濡湿。

桥上车辆停下,司机往沟里撒完了尿,这群狐狸夹着火红的尾巴正要逃。

一只狐狸死在了猎枪下,货车上的一只红色种猪跳了下来,看样子种猪刚刚完成自己的工作,跑得有些无力。红猪发现了灰猫,问他怎么样了。灰猫“喵”了一声,再醒来,已经到了另一个主人的农场里。

仲夏夜里,雨是说来就下的。救过灰猫的那只红猪,把动物们集合到谷仓后面废弃已久的凉亭里。凉亭的历史已经没有动物记得了,参与凉亭建设的动物早已被端上了餐桌。

红猪后腿直立起来,像人那样走来走去问,知不知道下个月的今天是什么日子?

围绕在红猪身边的黑牛、斑驴、白羊、公鸡等面面相觑。来迟了的骏马摇晃着身子抖落雨点,福狗蹲在地上声势格外凌厉道,肯定是个大日子。吓了刚刚才睡着的小鸡仔们一跳,小鸡仔昨天才失去妈妈,痛苦不堪地啄起了地上的湿沙子。

斑驴问福狗,什么日子?福狗吐着舌头,露出一嘴黑牙嘲讽,真是蠢驴。

宠物鹦鹉尖声道,是不是主人发表散文的日子?动物们顺着线索思考了起来,多数动物记忆力欠缺,许久才记起似乎是有这一回事。黑牛补充说,主人爱写作,去年一篇散文在《小镇生活》上发表了。

待动物们都想起,红猪才缓缓道,我知道多数牲畜的日子是庸碌和无聊的,你们想不想有什么变化?

福狗率先扯起嗓子嗷嗷叫,讨好地往红猪怀里蹭蹭,其他动物纷纷仿效。只有灰猫徘徊在边缘不吭声。水珠子压塌了树叶,大颗大颗砸到地上,在坑坑洼洼的地面荡漾开去,似乎破碎了。小老鼠从灰猫眼前的一汪积水中游过,灰猫摇了摇拖曳在地、脏兮兮已经骨折的尾巴,并没追赶。

红猪把脸埋进食槽里拱了一阵,猪饲料里面拌着牛奶,红猪变得白嫩的整张肉皮,对着动物们宣布了影响接下来一个月的决定:利用闲余时间排练一出节目,献给主人。

动物们不反对也不支持,看样子已习以为常。黑牛跟灰猫说,每年都是要表演几个节目讨好主人的。佳节,生日会,结婚周年纪念,一年中有八九个月是在准备表演节目。

灰猫哦了一声,加班加点捉老鼠的日子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
至于节目内容,红猪已经策划好三个节目。比去年还要震撼,难度还要大。宣布完决定,红猪照例征集下动物们的意见。

福狗发话,猪哥,我白天晚上都在果园里看门,跑来这里,我怕其它狗挤兑我。

斑驴也说出了自己的担忧,晚上不拉磨了,会有人给我下绊子的。

骏马高高扬起前蹄,长啸一声,引得几只小绵羊犯了花痴。

红猪问骏马怎么看,骏马说,节目是一定要排的,有困难就去解决,千万不要退却,其他动物也要跟一匹成功的马一样,目光一定要长远。

灰猫在石墩子上打了个盹儿,再醒来动物们已经散去了。

天一亮黑牛便带领动物们把后院清理了出来,作为临时排练场地。

灰猫起来有点晚,来时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。灰猫到阴影里写写画画,小麻雀贴着脚一跳一跳过来看灰猫写什么。灰猫说,感觉这里也没有自由。

小麻雀说,可是吃喝不用愁,还不好?

灰猫又低着头写了一阵,一首跟自由有关的诗就这么写出来了。



孙鹏飞:男,1991年出生,山东潍坊人,在《清明》《解放军文艺》《青春》《青年作家》《山东文学》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。

小麻雀很是惊讶,不简单,你还会写诗哦。

灰猫说,过去的夜半时分,总要屏息蹲在老鼠的洞口。大把无聊的时间任自己支配,然后就突然学会了写诗。灰猫说每次亲近自然,都能切实感觉得到了诗性。青草代谢,潮水呼吸,祥云变幻,就是把这种节奏临摹下来。

灰猫喊红猪来看,红猪咂咂嘴,似懂非懂,适时提了几条修改意见。

黑牛凑过来,神秘地问灰猫,还有没有糖块。灰猫看黑牛满头大汗,是个实在的牛,便把刚来时主人给的糖块,交给了黑牛。

黑牛接过,用蹄子数了数,说这是给钟意的一只小奶牛的,一定会还灰猫的。

黑牛高耸的脊梁上皆是疤痕,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红褐色纹路触目惊心,黑牛说是去年耕地时弄的。灰猫抚摸了一阵黑牛的背说不用了还了。

上午红猪把演出的动物定了下来。第一个节目家禽牲畜集体合唱,第二个节目由骏马、黑牛、斑驴带领,其余客串。第三个节目由骏马、黑牛、斑驴演出,其余站在后面做布景。

鉴于动物不可以进出主人房间,只有鹦鹉享有这个特权。红猪一早便安排鹦鹉到主人书房,观看有关动物演出的视频。然后安排鹦鹉担任这



次演出的总教练。

骏马出生在动物马戏团,对于表演可谓耳濡目染,担任这次演出的副导演。

其他的动物都担任群演。吃过早饭,动物们简单磨合了一次,并不成功。主人出门时小觑了一眼,鹦鹉在前面喊节奏,嗓子都喊劈了,动物们还是做着各不相干的动作。红猪跑上前,领导动物们唱《人的赞歌》教场。

主人点点头,挂着浅浅的笑容出了门。

主人头发稀疏,主人一走,红猪便一根根拔自己过于茂盛的头发。红猪戳着头上为数不多的几根毛跟动物们说,你们基础太差,从基本功抓起。

一堆毛茸茸的绵羊冲着红猪撒娇,说来例假了,跳不动了。

红猪的蹄蹄子依次摸到绵羊身上,道,太懒,要不你们成了不矜羊呢。

中午太阳聒噪不安,地上的影子也悉数膨胀了。鹦鹉的尖嘴巴还在一开一合数着沉重的节拍,动物们左摇右晃跟着节奏。尘埃都舞蹈起来,似乎也找到了节奏。灰猫趁他们不注意,一弯腰上了墙头,又跳上房顶背面的阴影里。

几只要产卵的母蚊子盘旋着,灰猫挥挥爪子赶跑了。屋顶上的积水散发着腐烂、奢靡的气味,灰猫枕着这种味道睡着了,黄昏才醒。动物们或趴或卧在热气动荡的牲口棚里歇息,主人四仰八叉在空调间里睡着了。灰猫吃了点剩饭,轻点着脚尖进了屋子。

屋里阴凉,刚开始不适应温度,一身毛倒竖了起来。主人抱紧了自己的身子说这天真冷,还是畜生好啊,有毛。

灰猫撇撇嘴,要笑,又笑不出来。他拖着扫把一样的尾巴往前走,有些讨厌屋子里的味道。都是人类过盛的欲望分泌出来的。

福狗的舌头耷拉在玻璃门前,问灰猫到屋子里做什么。

灰猫小声说我想用下主人的电脑。

福狗龇着牙瞪灰猫,随后汪汪叫起来了。

大概主人睁开迷蒙睡眼,看见了灰猫的尾巴。等到灰猫跑出门,小心地往主人那里看,主人

灰猫

□孙鹏飞

又睡过去了。

福狗找到红猪说,猪哥,你这次组织的动物演出队都是什么货色,要不是我这个看门狗,指不定出多大乱子。

灰猫在红猪面前承认了错误。

排练没几天,主人买回来几只小黄鸭,让红猪把场面撑得大一些。

灰猫他们这些年轻、资历尚浅的动物,一下子晋级成老动物了。农场里尚有“新动物干,老动物看”的传统。因此红猪、骏马他们加紧了对于新动物的排练,老动物得以忙里偷闲,有了足够的时间瞌睡和偷吃。到了晚上,新老动物都睡下了。灰猫再次溜进主人房间。

书房里清凉,些微舒适的潮气,桌上的冰咖啡凝固了。人类睡下后,把欲望也杀死了。灰猫在冒着蓝光的关键盘上来回踩,到了下半夜终于把一首诗写好了。

灰猫记得邮箱地址,小麻雀给他的。小麻雀在省城的大编辑屋檐下住过一个冬天。灰猫发了过去。

母蚊子环绕一阵落到了灰猫鼻头上,我产卵,需要血。

灰猫举起爪子又放下,乖乖让母蚊子叮咬。叮完,灰猫跳下桌子,木质地板上漂浮着恬淡的花香,玻璃门外闪烁着几只绿眼睛。不是福狗,是三五只野外来的狐狸。

电脑屏幕黑了,书架上塞满的爱恨恩仇的书籍也暗黑一片。

上个月灰猫从狐狸嘴里救下了小麻雀,狐狸说要咬断灰猫的脖子。他们真的找到这里来了。

灰猫隔着门喊福狗,连喊了几声,福狗的鼾声把声音盖住了。风像风一样收不住脚,四处掠夺。绿眼睛在院子里晃来晃去,并没看见灰猫。

斑驴试着挣脱木桩子,笼子里山鸡扑棱起来,呆头鹅呱呱叫,福狗醒了。

灰猫刚要说话,福狗龇起牙说,滚出来。出来时,狐狸已经不见了。



福狗把红猪叫了起来。红猪有些感冒,训话时嚷着鼻子。训完后冲着灰猫伸了个懒腰,喊醒两只小黄鸭给他捏背,又睡了过去。

天瓦蓝,天琉璃红,远处潜藏着几颗带着杀气的绿玻璃片。

往后的几天训练强度上去了,动物们争先恐后在红猪面前表现,福狗的身体柔韧性竟然比灰猫要好,跑着跑着突然凌空翻了个跟头,博得了红猪一阵蹄子声。

骏马绕着院子跑,一下子前蹄陷进了泥地里。骏马一瘸一拐嘶鸣着,猪哥,我受伤了。骏马一副以大局为重的模样,不严重,我能坚持。

黑牛嚷了一嗓子,不愧是马戏团出来的,演技精湛。

动物们闹出的动静很大,主人也给他们加了几次餐。

黑牛说过去耕地累死累活不说,还饿着肚子,现在扭扭屁股就给加餐了。

主人上班前把红猪叫到跟前。红猪滑稽的两条后腿站着,时不时要掉下去。

黑牛跟灰猫说,以我的经验看,主人又要奖励我们了。

灰猫问他怎么奖励,黑牛说,表演完节目,我们可以一个星期脱产,而且,每餐都加量。灰猫哦了一声,并没有憧憬“牛不耕地,狗不看门”的日子,一溜烟上了树。踩着招展的枝桠,上到主人和红猪的头上。主人说,听说收留的灰猫有点才气。红猪点头,乐呵呵说,还不是主人领导有方。主人摆摆手,有才气是好事,加以利用。

主人走前说,灰猫表现得,以后让他住进屋里来。

灰猫听完,定定地看着自己尸体一般的尾巴。还记得和狐狸搏斗那次,天空阴着一张年轻的面孔。早晨为了抢垃圾桶里的食物,跟几只同伴打架。一条伤腿轻轻点着地面,连续三天没吃东西,饿得看狐狸都看成了重影。几只高头狐狸扎成一堆,狐狸老大嘴里叼着一只小麻雀。

暴雨下了起来,像是天空突然塌了。他从狐狸嘴里抢走小麻雀。狐狸围着他咬,快把他的皮毛扒光了。他挠瞎了狐狸老大的眼睛。

灰猫

□孙鹏飞

又睡过去了。

下午主人怒气冲冲回了家,把一摞报纸摔在了红猪脸上。红猪拿起看,是发表在今天《省城文艺》上的一首小诗,署名灰猫。主人骂道,哪里有这种事,你叫灰猫来。

鹦鹉、黑牛、福狗、斑驴都停下排练,围着看热闹。主人说,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,养虎为患,当初就不该收留你。灰猫把头埋在胸前。红猪问灰猫,你这首诗怎么写的?灰猫说,偷跑进主人房间,偷用了电脑。主人问,你还写了多少?

灰猫说,就这一首。

红猪问了句,你这是抄的主人的吧?

灰猫没明白这是给他台阶。灰猫说,我不是抄的。我一想妈妈了,一渴望自由了,就能写诗。

主人冷哼一声,我的脸都丢光了,说完蹒门进了屋子。

红猪咂咂嘴,躺回了猪圈里。许久才翻了个身,把灰猫叫到跟前说,你让我们全体动物的辛苦都白费了。

灰猫瞪圆了眼睛,像一团火,很快又熄灭了。红猪说都是主人留名,我们付出。你看从古到今,哪里有一只猫在纸上发表诗歌。

灰猫说我懂。其实也不懂,他觉得自己忽然学会了表演。

红猪问,你知道我为什么能管理你们?

灰猫说,事情已经发生了,可以挽回吗?

红猪说,我写过太多东西了,诗歌、散文,你看看哪一篇是署我自己名字的。署上主人的名,主人有名,你有利。可你非这么干。红猪面目苦痛、狰狞着说,你一下把潜规则挑明了,我们还怎么活?

灰猫闭上眼睛,青草,潮水,云彩,节奏全部乱了。

这件事之后,鹦鹉依旧喊节奏把嗓子喊哑了,福狗、斑驴依旧热火朝天地排练。灰猫没有再上屋顶,老老实实在太阳底下跟着练习。只是动作出错了,鹦鹉不再大声提醒他,权当没有这只猫。

休息时,黑牛把糖块还给了灰猫,灰猫问他,和小奶牛怎么样了。黑牛嚷道,别和我说话。

福狗说,有动物成精了。斑驴也扯着嗓子,可不是吗,开天辟地头一遭。福狗叹息,我们要跟着猪精倒霉了。

福狗背地里也说过,我最恨忘恩负义的东西,主人好心收留他,竟然抄主人的当是自己的。灰猫问我就爱写诗怎么了?

斑驴说,那是你自己写的吗?

灰猫不敢再说了。红猪千叮万嘱咐,诗是主人写的,不管谁问,都不要记错了。

灰猫趴在太阳底下,把脸沉进湿泥里。那是他拥有记忆的第一天,耳边弥漫着枪声,月亮沉下一半,妈妈腹部流着血,抬头看妈妈,妈妈是模糊的。有个声音说我引开人类,你好好的。硝烟一点点升腾,最后化为黑暗。记忆的最后,太阳也只出来了一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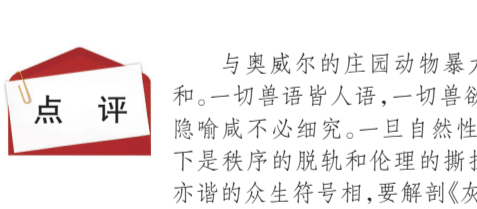
小麻雀从远处飞来,啄啄他的后脑勺,灰猫,你快跑。灰猫半睁着眼睛看小麻雀,又趴下去,小麻雀继续啄着灰猫说,你主人写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上过《市志》,更别说《省城文艺》了,让一只猫证明了他无能,他会扒了你的皮的。

灰猫脸朝下说,离开这里,又能去哪?

小麻雀说,没来之前你在哪里。

灰猫说,哪里都一样。

几只狐狸听说了灰猫的遭遇,吹着口哨大摇大摆进了院子。福狗在阴凉地跟一只绵羊说着深情款款的话,口水流个不停。绵羊嫌恶心,推开福



狗跑掉了。

福狗闷头叫了几声。狐狸一抬爪子,福狗吓跑了。母鸡忙用翅膀揣起鸡蛋,大鹅跟在后面,晃着翅膀,时而双脚离了地。黑牛、斑驴远远躲起来看。黑牛说我一下子就能撞死一只狐狸,斑驴悄声说我一脚能踩死一只。骏马离得狐狸足够近,纯情的小绵羊尖叫着危险,挡在骏马身前让他离开。骏马并不满足于绵羊的保护,摇着尾巴,一跃跳过了三只狐狸。落地后又跑了回来,面对面冲着狐狸嘶叫。

狐狸们排开了阵形,露出尖利的爪牙。骏马长鸣一声,回到了小绵羊群中。

小麻雀俯冲下来,冲为首的狐狸啄下来。主人的猎枪响了,狐狸四散而逃。

小麻雀说,你一定要离开这里。

小麻雀翅膀碎了,弹片撕裂了他的胸口。

小麻雀似乎是挨个问这里的动物,为什么不勇敢地离开?

灰猫紧紧地抱着麻雀,他很难一下子说清楚为什么。麻雀的眼睛慢慢地失去了焦点。

主人用铁链子把灰猫捆了起来,一天只喂一次水。

一连捆了好几天,狐狸摇着尾巴路过门口时,总要停下来议论一番,只是再不敢进院子了。

没有了灰猫,节目照旧,排练也显得更顺利了。还没到正式演出,主人便请来三五个好友,观赏有些生涩的节目。

好友看完拍着巴掌叫好,佩服地搂住主人肩膀说,你养的动物怎么这么好管理。

主人端着酒杯只是满足和陶醉,含糊其辞地说,这是红猪、骏马提出的“动物自我管理主义”的功劳。

另一好友看完节目,留了比较中肯的意见,说有三个节目之多,竟然没有主持人。没有完整地把节目串起来。

另一好友说,我恰恰觉得三个节目各有精彩,但是加一个主持人就显得零碎了。

还有一好友说,这里要突出人类的无私,动物的愚笨,没有人类帮助,动物哪能独立存活。

没有人也没有动物听见嚷通一声,声音很小,动物们的欢愉完全把它掩盖了。灰猫昏倒了。

狐狸们悄悄赶了上来,狐狸老大说,有什么好,为一口吃的进农场,好吗?旁边的一只狐狸说,这可是铁饭碗啊老大。狐狸老大叹口气。

红猪端着一碗鱼尾巴来了,几只狐狸躲进了夜色中。

灰猫逃跑时,主人在凉亭里喝茶,红猪垂着手站在一边。主人要红猪坐下,红猪略作推搪,便坐下了。主人跷起了二郎腿,红猪也试着跷二郎腿,也冲着茶杯伸蹄子。灰猫穿过后院雪色篱笆丛,沿路上乳白的土坡,在一片朴实无华的白杨树后面那妙不可言的白黢黢的拦河坝前面,稍作歇息。他根本不知道,到底是红猪还是狐狸救了他。

红猪端来一碗煎好的鱼尾巴说吃完了这一顿,就送你上路吧。

萤火虫一闪一闪像是黑夜在呼吸。

门外的福狗一直瞪着灰猫看,主人许诺灰猫死了,把肉赏给福狗。

红猪一走,福狗就吃了灰猫的鱼尾巴。

夜色给福狗披上了昂贵的礼服。灰猫有气无力,再次倒头睡去。

灰猫想不到福狗就这么中毒死了。

过了中心桥,踏上黑黢黢的柏油路。灰猫站到高处回头看,再也看不见骏马、斑驴、黑牛。

再往前,除了接连不断死气沉沉的钢筋混凝土,好像再没有村庄。

几只狐狸又尾随到了身后。

灰猫冲刺之前在心里想了一遍红彤彤的猪和白煞煞的人,终于分不清谁是谁。

也无所谓谁是谁。

——鬼鱼

——宋林峰

与奥威尔的庄园动物暴力革命相比,孙鹏飞创造的家禽畜谄媚似乎更温和。一切兽语皆人语,一切兽欲也皆人欲。无论体裁指向童话还是寓言,《灰猫》的隐喻成不必追究。一旦自然性消亡于社会性,世界逻辑必然混淆。温和的表征底下是秩序的脱轨和伦理的撕扯,同样有力量。文艺猫和权力猪的的冲突,是亦庄亦谐的众生符号相,要解剖《灰猫》,或许为时尚早。

——鬼鱼

——宋林峰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恶的狂欢。巨大的隐喻里,警世作用和讽喻味道可圈可点,难得的是,在叙事机制内作者较好地塑造了动物形象,它们或钻营、或诙谐、或愚昧——这一仿真游戏,使得文本的命意给阅读带来多重效果,动物们的动作及声音,多有微妙的表达,其指向仍然令人意犹未尽。此篇小说,犀利的风格与作者的灼见分不开。

孙鹏飞的《灰猫》,在有限的篇幅内呈现出一场